

大唐西域記

卷七
之九

第三冊



06417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五百餘里前發石磧營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五國

婆羅痾女黠反斯國戰主國

吠舍釐力支反國弗栗恃國

尼波羅國苦末出主

婆羅痾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菟伽河長

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

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七

一 旦七

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疏茂草蒼靡伽藍三十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竝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
道萬餘人竝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
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交木茂林相蔭

清流交帶鑰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懍懍如在

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窄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

如來影像

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連

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竝學
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土以黃
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爲基陛甃作層龕龕而四周
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鑰石佛
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
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尙餘
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鑿照映徹慙
懃祈請影見眾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
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
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一

旦七

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
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梅呬麗邪

唐言慈卽姓也
舊曰彌勒譌也

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峰山告諸

苾芻當來之世此瞻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

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

覺廣爲眾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眾

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

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

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座起白

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萬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含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眾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號釋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跡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實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

支那撰述

大曆西域記卷七

一一

旦七

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嘗中浣衣凡此三池竝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慢心濯此池者金毘羅獸多爲之害若深恭敬汲用無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六牙象

王獵人剝其牙也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王爲敬袈裟遂捩牙而授焉

捩牙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爲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窳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爲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四

旦七

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回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爲不誠門者白至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邪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爾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卽以其林爲諸鹿藪因而謂之施

鹿林焉鹿野之號自此而與伽藍西南二三里有宰
堵波高三百餘尺基址廣峙瑩飾奇珍旣無層龕便
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宰堵波是阿
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
陀

唐言一切義成舊
曰悉達多諷略也

太子踰城之後棲山隱谷忘身

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氏三人曰我子一切
義成捨家修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爾曹隨知
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旣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
進止五人銜命相望營衛因卽勤求欲期出離每相
謂曰夫修道者苦證邪樂證邪二人曰安樂爲道三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五

旦七

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
至理爲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者見而
言曰太子所行非眞實法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
勤苦非吾徒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
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眞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
聞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捐功
於是相從求訪二人旣相見已匡坐高談更相議曰
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谷去珍服披鹿皮
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無上果今乃受牧
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無能爲也彼二人曰君

何見之晚歟此猖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惻怛耳菩薩俗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諸天尋聲報曰鬱頭藍子命終已來經今七日如來歎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惟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六

旦七

光晃曜毫含玉彩身眞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互相謂曰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遽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勿起迎禮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技術究極神理能使瓦礫爲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僊駕閱圖考古更求僊術其方曰夫神僊者長生之術也將欲求

學先定其志築壇場周一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息絕言自昏達旦求僊者中壇而坐手按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僊所執銛刀變爲寶劍陵虛履空土諸僊侶執劍指麾所欲皆從無衰無老不病不死是人旣得僊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悅卽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旣蒙笞辱又無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命與同遊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七

旦七

來至草廬以術力故化具有饌已而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盡當來求幸無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行陰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尙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僊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中火下煙焰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昏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

躬來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殺害
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報厚德遂見
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備經苦屣
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泊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
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
我妻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
已隔生世自顧衰老惟此穉子因止其妻令無殺害
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嬈耳烈士感恩
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
又謂烈士池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八一 旦七

烈士池西有三獸窳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
之處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悅時天帝
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變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
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邪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
同歡旣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
弊持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畱此我躬
馳訪於是同心虛已分路營求狐沿水瀕銜一鮮鯉
猿於林樹采異華果俱來至止同進老夫惟兔空還
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如猿狐同志
各能役心惟兔空還獨無相饋以此言之誠可知也

兔聞譏議謂狐獾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狐獾競馳
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
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詞畢入火尋卽致死
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盡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獾曰
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
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宰堵波
從此順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主國

中印度境

戰主國周二千餘里都城臨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
豐樂邑里相鄰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
淳質人性獷烈衰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九 旦七

竝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異道雜居之大城西
北伽藍中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
有如來舍利一升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爲
天人眾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
迹之處鄰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巖然
靈鑒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

唐言不穿

耳周垣不廣彫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

穆眾儀庠序聞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
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餘閑每相謂曰妙理幽玄

非言談所究聖迹昭著可足趾相尋宜詢莫逆親觀
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
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
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
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
我親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
禮聖迹慨以薄福眾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
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
增悲感卽斯勝地建立伽藍白氎題書爲之制曰我
推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旣爲人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一

日七

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
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
迹故以名焉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
渡菟伽河至摩訶娑羅邑拉娑羅門種不遵佛法然
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菟伽河北有
那邏延天祠重閣層臺奐然麗飾諸天之像鑄石而
成工極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
有窳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半陷地前建石柱高
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
曠野鬼恃大威力啖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祟如

來愍諸眾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殺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茲厥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萬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晉三五晉書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尙有僧徒竝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並瓶置內因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一

日七

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北渡疏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毘舍離國

舊曰毘舍離國
諺也中印度境

吠舍釐國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華果茂盛菴沒羅果茂遮果旣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重學表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實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頽其故基址周六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人居人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毘摩羅詰

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

世尊至此曾立大西非不

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修崇建印度記曰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無憂王開取九斗惟留一斗後有國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工尋卽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像石柱南有池是羣獼猴爲佛穿也在昔如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二

日七

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伽藍

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毘摩羅詰

唐言無垢稱舊日淨名然淨則

無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諠略也

故宅基址多有靈異去

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壘軛傳云積石卽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入

般涅槃人與非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

有窣堵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

精舍前建窳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菴沒羅
園側有窳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
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
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
林中宴默時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
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置
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邪爪土多邪對曰地土多也
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卻後三月
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
佛言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三

日七

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
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蔽不時請留魔王
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窳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昔有
僊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麀鹿隨飲感生
女子姿貌過人惟腳似鹿僊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
命令求火至他僊廬足所履地迹皆有蓮華彼僊見
已心甚奇之令其繞廬方可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
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華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
返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月旣

滿生一蓮華華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誣罔咸稱不
祥投歿伽河隨波泛濫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
蓋乘波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
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
王聞之甚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是時鹿足女
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境上下離心賤妾思
惟能敗強敵王未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
以待寇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曰莫爲逆事
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
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感入其口於是解甲釋兵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四

旦七

歸宗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窳堵波是如來經行遺迹指告
眾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卽賢劫中千佛
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窳堵波光明時燭祈請
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址
講堂側不遠有窳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
遠有數百窳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
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
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旣摧殘池
亦枯涸朽株餘迹可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窳堵波栗帖昌葉反婆子

舊曰離車子馮也

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

諸粟帖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諭卽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粟帖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爲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滅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窳堵波是佛在昔爲諸菩薩人天大眾引說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爲轉輪王號曰摩訶提婆唐言大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觀衰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五

日七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窳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謬行戒律時長老邪舍陀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稱眾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邪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大眾中右袒長跪揚言曰眾無諱欽哉念哉

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尙在吠舍釐
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
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
旨時諸大眾莫不悲感卽召集諸苾芻依毘柰耶訶
責制止削除謬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溼吠多補羅僧伽
藍層臺輪奐重閣翬飛僧眾清肅竝學大乘其傍則
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
城中途止息遺跡之處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十六

且七

溼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苑伽河南北岸
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於二國處阿難
陀者如來之從兄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
後繼大迦葉任持正法導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
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
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
德耄矣所言謬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
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爲諸眾生欲
久住世任持正法然眾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
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苑伽河

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戀德卽嚴戎
駕疾馳追請數百千眾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
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眾屯集北
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
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卽入寂滅化火焚骸骸
又中析一隴南岸一隴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
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窰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
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

北人謂三佞恃國北印度境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
果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伽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七

七

旦七

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
十外道實眾國大都城號占戍拏多已頽毀故宮城
中尙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
徒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窰堵波高
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越在佛世
五百漁人結儔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
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
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
告諸大眾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
爾宜知時於是大眾圍繞神足陵虛至於河瀕如常

敷座遂告諸漁人爾勿殺魚以神通方開方便門威
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情爾時如來知
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
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
也恃其族姓陵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
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言辱眾僧引類形比謂若駝
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身尙資宿善生
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
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旣聞法於是命終承茲福
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旣知宿命念
報佛恩與諸天眾肩隨戾止前禮旣畢右繞退立以
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俱卽
感悟輸誠禮懺裂網焚舟歸眞受法旣服染衣又聞
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窰堵波無憂王所
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
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窰堵波如來昔於此處爲諸苾
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髮爪窰堵波如來昔於此
處近遠邑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
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屬宜穀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氣序寒冽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無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表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攻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咕婆種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鶻輸伐摩

唐言光胄

碩學聰睿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

火投之水卽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

舍釐國南渡苑伽河至摩揭陀國

舊曰摩伽陀又曰摩揭提皆譌也中

支那撰述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七

九

旦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麤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溼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萬有餘人竝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一 四八

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尙在

昔者人壽無量歲時號拘蘇摩補羅城

唐言香花宮城

王宮

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

舊曰巴連弗邑譌也

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授

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儕謂曰夫何憂乎曰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爲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爲子求聘婚親乃假立二人爲男父母二人爲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也采時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

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弦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攜引少女竝儻從盈路絃服奏樂翁乃指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日焉學徒疑爲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華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馳驅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一一

且八

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旣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爲築城自爾之後國名波吒釐子城焉

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釋

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輪迦

唐言無憂舊阿育王諱

也

王者頻毗娑羅

唐言影堅舊日頻婆娑羅諱也

王之曾孫也自王

舍城遷都波吒釐重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惟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窰堵波餘址數百在者二三惟

故宮北臨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
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
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
凶人立爲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
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緘口焉
時有沙門初入法眾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
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懺俄見一人縛來入獄
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肢體糜散沙門見已
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無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
門旣證聖果心夷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
華而爲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王遂躬觀深讚靈
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云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
刑獄凡至獄垣皆從殺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
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
我之咎也卽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旣死王乃得出
於是頽牆埋壘廢獄寬刑

地獄南不遠有窄堵波基址傾陷惟餘覆鉢之勢寶
爲之飾石作欄檻卽八萬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
功建於宮中中有如來舍利一升靈鑿間起神光時
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八

二

且入

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
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
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心匡護三
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爲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
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已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
法王導利含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
重修供養今爾鬼神戮力同心境極瞻部戶滿拘胝
以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
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
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
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
時藏下舍利心雖冀此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
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
承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無憂王觀候光景日正
中時羅漢以神通力伸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
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
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左右迹俱有輪相十指皆
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
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四

旦八

今最後留此足迹將入寂滅願摩揭陀也百歲之後
有無憂王命世建都君臨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
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
恆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眾莫能轉
近者設賞迎王毀壞佛法遂卽石所欲滅聖迹鑿已
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碗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
窳堵波卽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佛迹精舍
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
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瞻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
寶重自酬贖其詞云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五

旦八

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爲出家弟役使神鬼
之所建也初無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

唐言
大帝

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眾庶懷怨國輔老臣

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以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
則主安古之明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無
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况爾同胞豈忘
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眾議摩醯
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
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珍羞上饌進奉無
虧守者唱曰已過一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旣深

憂懼更勵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
遠棲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
意清昇取證聖果旣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
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
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爾志當爲崇樹遂
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爾曹相率
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爲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
眾會旣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
疊爲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無憂王躬往迎請止
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六

旦八

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十石室無憂王爲
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
基積石池沼漣漪清瀾澄鑒鄰國遠人謂之聖水若
有飲濯罪垢消滅

山西南有五窰堵波崇基已陷餘址尙高遠而望之
鬱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窰堵
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窰堵波已尙餘
五升舍利故別崇建五窰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
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

難陀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宰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無敢覬覦或曰眾議雖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

居勿反

吒阿濫摩

唐言雞園

僧伽藍無憂王

之所建也無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植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眾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壞已久基址尙存伽藍側有大宰堵波名阿摩落迦阿摩落迦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遭疾彌留知命不濟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七

旦八

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曰惟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惟此半果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宇名高稱謂臨終匱乏見逼強臣天下非已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彼雞園施諸眾僧作如是說昔一瞻部洲主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前願受最後之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惟斯半果得少自在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無憂大王宿期弘濟瘧疾在躬姦臣擅命積

寶非已半果爲施承王來命普施眾僧卽召典事羹
中總煮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旣荷厚恩遂旌願命阿
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窣堵波謂建健椎
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
人銷聲緘口其後僧徒相次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
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儔召侶千計萬數來
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健椎招集學人羣愚同止謬
有扣擊遂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
雖眾詞論庸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
不得擊健椎以集眾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八

八

且八

恥忍詬而退十二年間不擊健椎時南印度那伽闍

刺樹那菩薩

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

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

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
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
人等詞屈外道不擊健椎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
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
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
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
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
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詞易失衰義難扶爾

其行矣摧彼畢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卽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犍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鄰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旣至不得入城間其制令便易衣服卷疊袈裟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旣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旣寡莫有相舍遂宿犍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眾聞伺察乃昨客遊苾芻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犍椎者擊以集眾有而不用縣之何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九

日八

爲王人報曰先時僧眾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詞鋒提婆菩薩旣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析破曾不決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犍椎窳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藪不交世路祠鬼求福魍魎相依高論劇談雅詞響應人或激難垂惟已

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

縛窶沙

唐言馬鳴

菩薩者智周萬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

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詞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卽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爲日已久幸願褰帷敢伸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詞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之摧彼必矣尋往白玉惟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一 且从

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旣述詞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詞疾褰其帷視占其怪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聞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址其傍有牽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眾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鞞羅釋迦伽藍庭宇四院
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毘娑羅王末孫之
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
類相趨肩隨戾止僧徒千數竝學大乘中門當塗有
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
牖棟梁孺垣階陛金銅隱起厠間莊嚴中精舍佛立
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
像鍤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
一升靈光或照奇瑞間起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一

日八

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僊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
藪猛獸摯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磐石上建窳堵波
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
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聖供養如來鼓
天樂雨天華如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窳堵
波去聖逾邈寶變爲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
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聖層隨讚
禮

山東崗有窳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
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疏崖

峙閣僧徒五十餘人竝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

唐言德慧

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

法之法而習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

重當時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鄰

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

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清微學

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

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

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

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三

旦八

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
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遞相宣告勿
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
約莫有相舍彼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
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
邑因以慈心卑詞謝曰爾曹世諦之淨行我又勝義
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爲見拒婆羅門因不與言但
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羣行爲暴有
淨信者恐爲獸害乃束蘊持杖謂菩薩曰南印度有
德慧菩薩者遠傳聲聞欲來論義故此邑主懼墜嘉

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爲物害故來相援行矣自
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
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卽出
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
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
不敢忘德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
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人耳
卽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沙門來求談
論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願垂降趾摩
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
婆聞心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
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
摩沓婆辭以年衰智昏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每
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六日毆血而死其
將終也顧命妻曰爾有高才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
不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眾咸誼譁更相謂曰摩
沓婆自負才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
菩薩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
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慧曰惜哉摩沓婆
死矣其妻欲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告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三

四八

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軌無爲守道舍識霑化依先國典褒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將引汲引先摧傲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惟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誠來葉流美無窮惟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於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逃難鄰國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英俊來雪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四

日八

前恥王旣珍敬德慧躬往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羣敢聲論鼓惟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之必矣時諸外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與彼對論德慧曰有負座豎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眾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負座豎便卽發難深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爲伽藍邑戶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曰

尸羅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竦一危

峰如率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坦吒國之王族婆

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度詢求明哲至

此國那爛陀僧伽藍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

衣詔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

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蹟素隱窮

幽洞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求

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我雖不

敏願與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

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論惟願降跡赴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八 五 日八

集論場護法聞已攝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

楚也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曰潛暉傳燈

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起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

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焉是

時戒賢年甫三十眾輕其少恐難獨任護法知眾心

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

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引

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詞

窮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衣之

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

舟淪溥不有旌別無勵後學爲引正法願垂哀納論
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
戶式修供養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
河至伽邪城城甚險固少居人惟婆羅門有千餘家
本僊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眾咸宗敬城北三十餘
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邪山溪谷杳冥峰巖危險印度
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
前代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
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鑿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
於此演說寶雲等經

支那大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六 旦入

伽邪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
窣堵波則伽邪迦葉波捺地迦葉波舊曰那提迦葉
藹也洎諸迦葉

例無波
字略也 事火之處

伽邪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羅笈菩提山唐言
前正

覺山如來將證正覺先
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 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

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

證正覺自東北岡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

神惶懼告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

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西南

止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卽之跣趺坐焉
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唱曰此非如來
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
鉢羅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
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
惟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旣知非取證所爲遂龍意
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觀洎於今時或有得見也諸天前導往菩提
樹逮乎無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
表建窳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華雨中或光
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法俗登彼供養信宿乃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七

日八

還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疊甃
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華連
陰接影細莎異草彌漫緣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
南門接大華池西巖險固北門通大伽藍墻垣內地
聖迹相鄰或窳堵波或復精舍竝瞻部洲諸國君王
大臣豪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後定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
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
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
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

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卽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方法俗，數千萬眾，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旣，以洒。於是奏音樂，列香華燭炬，繼日競修供養。如來寂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衰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翦伐，根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無憂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漑餘根，泊乎將旦，樹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修供養，樂以忘歸。王如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伐其樹，無憂王旦將禮敬，惟見槩株，深增悲慨。至誠祈請香乳漑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疊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八

明八

猶見在近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
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焚燒以甘
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
刺拏伐摩王唐言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日
已隱惟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
動物以數千牛構乳而漑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
翦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
上出三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

步疊以青甗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十九

日八

製或連珠形或天僊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

亦謂寶瓶

又稱寶壺

東面接爲重閣簷宇特起三層椳柱棟梁戶扉

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厠錯以填之奧室邃宇

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

右則慈氏菩薩像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無

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

門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遂與

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汝所祈

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

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

提樹建大精舍穿大水池興諸供養所願當遂婆羅
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
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爲王大臣凡得
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旣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
佛像曠以歲月無人應召久之有婆羅門來告眾曰
我善圖寫如來妙相眾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
泥耳宜置精舍之中竝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
月後乃可開門時諸僧眾皆如其命尙餘四月未滿
六月眾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儼然結跏
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面而坐肅然如在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二十一 且八

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寸像高丈一尺五寸兩
膝相去八尺八寸兩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
眞惟右乳上塗瑩未周旣不見人方驗神鑒眾咸悲
歎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
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
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
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
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爲明證如來
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
今像手做昔下垂眾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

周填厠眾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迎王伐菩提
樹已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回駕將返命宰
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
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
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爲役使遂於像前橫壘甄
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甄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
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攖裂居未久之便喪沒
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尙
在神功不虧旣處奧室燈炬相繼欲覩慈顏莫由審
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光內照乃覩靈相夫有見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

日八

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月成等
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
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
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於座
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
行半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甄爲基
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修短也
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修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

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爲報樹恩
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鑰石佛像飾以奇珍東
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彩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
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
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爲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窰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菩薩旣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惟念何以爲
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爲刈草人荷
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邪化人聞命恭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

且八

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窰堵
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徵
斯爲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羣從飛繞效靈顯聖
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窰堵波是魔王燒菩薩處
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
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衰變冶容扶羸策
杖相攜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旣稱靈聖時放
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

宿命智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甍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魔至一爲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

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窳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濩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貿遷有無汎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曰聯暉重明照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三

日八

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鬢鬣也兩曰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溘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志誠稱其名字遂卽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旣隱兩曰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陵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卽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窳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旣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窳堵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有窳堵波駭其由致卽前

瞻察乃本國所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爲
名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
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
轉妙法輪昔來時五寶出宴坐十日八
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一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
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
得安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差難遍舉六
菩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
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處也
菩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步清瀾澄鏡龍魚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西

日八

潛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次南一
池在昔如來初成正覺方欲浣濯天帝釋爲佛化成
池西有大石佛浣衣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
持來也其側窣堵波如來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
堵波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帝釋化池東林中有
目支鄰陀龍王池其水清黑其味甘美西岸有小精
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
時此龍王警衛如來卽以其身繞佛七帀化出多頭
俯垂爲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自支鄰陀龍池東林
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

步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士俗諸有嬰疾香油塗
像多蒙除差是菩薩修苦行處如來爲伏外道又受
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毀悴膚體
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處

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
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
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太子旣修苦行憍陳如
等亦卽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
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其側窣堵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五

阻双

波一長者獻麩蜜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冥默

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

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

心凝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

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世尊納受長者獻麩

側有窣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旣獻麩蜜世尊思

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

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爲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

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胝瑠璃馬腦車渠眞珠等鉢

世尊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青

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次第重疊
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焉以今觀之未必火也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爲母說法處也
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
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洄池岸有窣堵波在昔
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
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
善導隨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
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爾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
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時諸梵志恭承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六
且入

願修梵行
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
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先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
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旣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
然猛燄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慙
惜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
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

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鄰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
迦葉兄弟時推神道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導
迷徒大權攝化與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今獨
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
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蹈河中流水分
沙見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殃累宿

積報受生盲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七

目八

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
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
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
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薩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
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
眾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懈菩薩于是風雨飄注雷
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盾之具極弦矢之
用菩薩于是入大慈定凡厥兵仗變爲蓮華魔軍怖
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

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
極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業於諸印度建一伽
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
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
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
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
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
爲記曰夫周給無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先聖明訓
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周旌聖迹福資祖考
惠被黎元惟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

三

日八

傳之後嗣永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
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鄰難以備舉每歲苾芻解兩
安居四方法俗百千萬眾七日七夜持香華鼓音樂
遍遊林中禮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
伐拏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頗
溼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當此八月十五
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
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
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窰堵波其北有池香象侍母處也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爲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采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旣還遂白王曰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捕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卽時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見此異仍縛象子以歸象子旣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草典廐者聞王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巖詎能甘食王愍其情志故遂放之其側窰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四佛座東渡莫訶河至大林中有一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此法林棲神匿迹旣具五神通得第一有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一 日九

定摩揭陀王特深禮敬每至中時請就宮食鬱頭藍子凌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儀宮中親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爾宜悉心慎終其事彼鬱頭藍儻宿承禮敬時至來飯如我所奉敕誠既已便即閑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儻至已捧而置座鬱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覩聞之久矣然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一
日九

先達垂訓利物爲務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履地而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心競灑掃衢路百萬眾佇望來儀鬱頭藍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馳外境棲林則鳥鳥嚶囀臨池乃水族跳翻情散心亂失神廢定乃生忿恚卽發惡願願我當來爲暴惡獸狸身鳥翼搏食生類身廣三千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投林啖諸羽族入流食彼鱗介發願既已忿心漸息勤求頃之復得本定不久命終生第一有天壽八萬劫如來記之天壽畢已當果昔願得此弊身從是

流轉惡道未期出離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屈居勿反吒播陀

山唐言雞足山亦謂婁盧播陀山唐言尊足山高巒峭險壑洞

無涯山麓谿澗喬林羅谷崗岑嶺嶂繁草被巖峻起

三峰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雲齊其後尊者大迦

葉波居中寂滅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

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來化緣斯畢垂

將涅槃告迦葉波曰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諸眾生

求無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入大涅槃

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布勿有失墜姨母所獻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以傳付我遺法中諸修行者

若苾芻苾芻尼耶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婆塞皆譌也耶

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又曰優婆夷皆譌也皆先濟渡令離流轉

迦葉承旨任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二十年厭世無

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山陰而上屈槃取路至西

南岡山峰險阻崖徑槃紆曲折回互斜通至於山頂東

徑既開逐路而進槃紆曲折回互斜通至於山頂東

北面出既入三峰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故三

峰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氏世尊之興世

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量憍慢眾生將登此山至

迦葉所慈氏彈指山峰自開彼諸眾生既見迦葉更
增僛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詞禮敬已畢身昇虛空示
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眾瞻仰僛慢心除因
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窣堵波靜夜遠望或
見明炬其有登山翻無所觀

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峰崖崇峻巘
嶒嶻嶭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傍有磐石帝釋梵王摩
牛頭梅檀塗飾如來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
潛靈於此諸有感悟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
乞食或隱或顯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四

且九

谷中東行三十餘里至洩

移結反

瑟知林唐言
杖林林竹修

勁被山彌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
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佛身恆於杖
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遂投杖而去因植
根焉中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
此七日爲諸天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中近有
鄒波索迦闍邪犀那者唐言
勝軍西印度刹帝利種也志
尙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眞際內外典籍窮
究幽微詞論清高儀範閑雅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
學國王大臣長者豪右相趣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

人十室而六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捐廢惟習佛
經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爲泥作小窰
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之法舍利也
數漸盈積建大窰堵波總聚於內常修供養故勝軍
之爲業也口則宣說妙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窰堵波
式崇勝福夜又經行禮誦寔坐思惟寢食不違晝夜
無怠年百歲後志業不衰三十年間凡作七拘胝唐言
億法舍利窰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窰堵波而總置
中盛修供養請諸僧眾法會稱慶其時神光燭曜靈
異昭著自茲厥後時放光明

友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五 旦九

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水甚熱在昔
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尚存清流無減遠近
之人皆來就浴沈痾宿疹多有除差其傍側有窰堵
波如來經行之處也

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窰堵波
昔如來兩三月爲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毘娑羅王
欲來聽法乃疏山積石壘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
四里

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儼人棲隱於此鑿崖
爲室餘址尚存傳教門人遺風猶在

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眾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磨牛頭梅檀塗飾佛身上餘香於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

舊曰阿修羅又曰阿須倫

又曰阿蘇羅皆譌也

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願壽命侶十

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瑠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然後可入勿得匆遽惟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卽沐浴旣入池已悅若有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毘娑羅王

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導川或壘石或鑿巖作

爲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

奢揭羅補羅城

唐言上茅宮城

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

古先國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

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爲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

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址周三十餘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上八

且九

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花含殊馥色爛黃金暮春之
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窳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
爲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
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伏醉象東北有窳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溼婆恃苾芻
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

重當時門生學徒傳法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
勝苾芻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
來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少佇待觀其進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七

八九

趣馬勝苾芻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
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邪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
悅豫乎馬勝謂曰爾不知邪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
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
也夫法者非有非空難用詮敘惟佛與佛乃能究述
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爲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
已便獲果證

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阬傍建窳堵波是室利
毘多唐言勝密以火阬毒飯欲害佛處勝密者崇信外道

深著袞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

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阮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飯食皆雜毒藥若免火阮當遭毒食勝密奉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闢火阮成池清瀾澄鑒蓮華彌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尙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爲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咎歸依

勝密火阮東北山城之曲有窰堵波是時縛迦大醫

舊曰者婆謁也

於此爲佛建說法堂周其墻垣種植花果餘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八

日九

址槩株尙有遺跡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娑栗陀羅矩吒山

唐言鷲峰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謁也

接北山之

陽孤標特起旣棲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毘娑

羅王爲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峰岑跨谷陵巖編石爲階廣十餘步長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窰堵波

一謂下乘卽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卽簡凡夫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狹臨崖西垂有甃

精舍高廣奇製東關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

說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有窰堵波在昔如來於此說法華經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爲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無措如來鑒見申手安慰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九

目九

烏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於今尚存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無水墟坎猶存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腳迹輪文雖暗規模可察北山頂有窰堵波是如來望摩揭陀城於此七日說法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暖未盡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

之口竝皆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筒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爲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疹多差溫泉左右諸翠堵波及精舍基址鱗次竝是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此處旣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恆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苾芻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其災禍近有苾芻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災異爲害不少旣難取定亦恐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一
田九

喪身宜鑒前事勿貽後悔苾芻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卽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苾芻曰尊者染衣守戒爲舍識歸依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邪苾芻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誼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屬惟願悲愍勿復誦呪苾芻曰誦呪護身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觀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詞乎對曰罪障旣

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
呪苾芻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害毘布羅山上有窣
堵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
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
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三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
達多於此入定

石室東不遠盤石上有班采狀血染傍建窣堵波是
習定苾芻自害證果之處昔有苾芻勤勵心身屏居
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竊復歎曰無學
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

支那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一

日九

其頸是時卽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
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
苾芻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苾芻投崖證
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苾芻宴坐山林修證果定精
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
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
而召佇立以待時此苾芻遙觀聖眾身意勇悅投崖
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於地已獲果證世尊
告曰宜知是時卽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

封記慧湛齋自今曰來報風安衣亦服尊壽於論

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
甑室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
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
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
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眾今天人師無以館
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斥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
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
憤恚含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
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
阿闍多設咄路王

唐言未生怨舊阿闍世譎略也

之所建也如來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一 四九

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
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
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藏文合藏文
未生怨王窣堵波側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
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兩國交
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怒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
養卽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
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
之所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
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

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與九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爲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放光明又觀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暗冥善導遐棄眾生顛墜懈怠苾芻更相賀曰如來寂滅我曹安樂

友那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三

目九

若有所犯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旣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鞞椎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鞞槌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眾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侍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神通聞持不謬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

十九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曰汝未盡漏
宜出聖眾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
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
曰勿懷憂惱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
未斷阿難詞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
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漢往結集所
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邪宜運神通非門而入
阿難承命從鑰隙入禮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
初十五日也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
如來稱讚集素咀纜舊曰修多羅誦也藏優波釐持律明究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四 且九

眾所知識集毘奈邪舊曰毘那邪謫也藏我迦葉波集阿毘

達磨藏兩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

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
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阿
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大眾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
結集之眾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
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
咸會愚智畢萃復集素咀纜藏毘奈邪藏阿毘達磨

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眾部
竹林精舍北行三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世多此說法水旣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象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姑利呬城

唐言王舍

外郭已壞

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毘婆羅王都在上茆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五

旦九

火害一家縱逸四鄰懼災防火不暇資產廢業眾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無德下民罹患修何福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災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旣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人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婆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

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無復凡民惟婆羅門減千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

昔日說法之所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如唐言星曆

舊曰樹提伽譌也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怛

羅從此北行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厭僧伽藍聞

之耆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那爛

支那撰述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六 旦九

陀傍建伽藍因取爲稱從其實義是如來在昔修菩

薩行爲大國王建都此地悲愍眾生好樂周給美其

德號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爲稱其地本菴沒羅園

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

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此國先王鑠

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曰敬重一乘遵崇三寶式占福地建

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

而記曰斯勝地也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爲五印度之

軌則踰千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

傷龍故也其子佛陀毘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聿遵勝

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坦他揭多毘多王

唐言如來

篤修

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羅阿迭多

唐言幻日

王之嗣

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

幽顯延請凡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集眾坐已

定二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

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上嬰

疹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聞者驚駭遽以白

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閣莫知所去王更

深信捨國出家出家既已位居僧末心常怏怏懷不

自安我昔爲王尊居最上今者出家卑在眾末尋往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七

旦九

白僧自述情事於是眾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

爲次故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

唐言金剛

嗣

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西建立伽藍其後中印度

王於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爲一門既

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剎誠壯觀也帝曰王本

伽藍者今置佛像眾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

施主之恩僧徒數千竝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

異域者數百餘人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眾

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日不足夙

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則形影自

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能其退走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眾中次詰莫不挫其銳頽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眾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竝盛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六

旦九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爲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窰堵波遠方苾芻見佛處昔有苾芻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眾內發敬心五體投地卽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眾曰彼苾芻者甚可憐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乃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旣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觀自在菩薩像南窰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翦

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窳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氐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與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窳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十九

旦九

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鑰鈔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一十丈而後成就次東三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馱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鄰近國王大臣豪族齋妙香花持寶旛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佛在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指其地言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爲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迎邑中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
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身舍利尊
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爲親友舍利子以才明
見貴尊者以精鑿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
始契同去就相與厭俗共求捨家遂師珊闍邪焉舍
利子遇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爲尊者重述聞而
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
遙見指告眾曰彼來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旣至佛
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苾芻淨修梵行得離苦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二十

且九

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清淨威儀調順經
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沒特伽羅子故里
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毘娑羅王迎見佛處如來
初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毘娑羅王請
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苾芻左右圍繞皆是耆舊
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翼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
王變身爲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
杖足蹈空虛離地四指在大眾中前導佛路時摩揭
陀國頻毘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
千萬眾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眾頻毘娑羅王

迎佛東南行三十餘里至迦羅臂拏迎邑中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
尙在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遺身舍
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識深鑿精微凡諸
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
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
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
致惟不如一人爲作弟子已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
劇談言無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性淳質
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少而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三

日九

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
闍邪外道所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
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
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
雅卽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
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
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
演說舍利聞已卽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
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眾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
已頂禮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苾芻聞是語時戒

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爲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
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
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不忍見佛入般涅
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
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彌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
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爲說法聞已而去
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後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臂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
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胝

拘胝者
唐言億

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舍利子門人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三

四九

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山

唐言
帝釋

窟

也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荔鬱嶺有兩峰岌然特起西

峰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
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爲演釋其迹猶
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敬懼
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峰上有
伽藍聞諸士俗曰其中僧眾或於夜分望見西峰石
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爲照燭因陀羅勢羅窣訶山
東峰伽藍前有窣堵波謂亘娑

唐言雁闕疑
未補伽藍

昔此伽

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

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苾芻經行忽見羣雁飛翔戲言曰今日眾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苾芻見已具白眾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致大乘者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誠爲誠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雁瘞其下焉

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

迦

唐言

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

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爲諸大眾一

支那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三

日九

宿說法佛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恆爲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緼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鵠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爲鵠伽藍

舍利五色而葬其下

迦布

德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

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剞劂之工正中

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

華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安心求見菩薩七日二
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
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諭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
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洲摩揭陀國多
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
至此山實惟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尙
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
絕

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
徒五十餘人竝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窰堵波多

支那
撰述

大唐西域記卷九

三

且九

有靈異佛昔於此爲梵天王等七日說法其側則有
過去三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東北行七十餘
里苑伽河南至大聚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竝窮彫
飾東南不遠有大窰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
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殷膩羅聚落伽藍前有
大窰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
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
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

中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